

純潔的百合花

林果

三

中學讀完了，剛行過畢業典禮，我拿着證書回家。父親站在書房門口，對我點點頭，我跟着他走進去，書房裏沒有別人。父親已經留了日本式的鬍子，比以前胖，也比以前老了。我很少這樣近的站在他面前，我看着他臉的險，像是一個從來沒有見過的陌生老人。他對着我看了一會，他的聲音顯得很親切：「清江，你已經中學畢業，他不算是小孩子了，我想你自己也知道——」他略嗽了一下，又繼續說：「不管怎樣，我是把你當親生的兒子看待的。聽說你在學校裏成績還不錯，我很高興，武森已經在日本了，你自然也要去讀大學，趕快寫封信去問問那邊的情形。只要你能够自立成人，你的親生媽媽在地下也就安心了。」

我當時只有唯唯的答應着，其實我心裏在盤算另外一個計劃，昨天晚上，在同學張德仁家裏，還有另外一個同學蔡遠，我們商量到中國大陸去讀書。日本人在臺灣橫行的情形，我們從小就習慣了的，我們雖然覺得很憤怒，但不知道有什麼辦法。中學裏的一位圖畫教員楊先生，是學校裏唯一的臺灣籍教員，他課後也常同我們幾個人談話，我們慢慢的才知道，我們原來都是中國人，臺灣也是中國的地方，是日本人強佔了去的。從楊先生聽到的這些話，和我們已經知道的歷史地理知識連繫起來，再加上青年學生所常有的美麗的幻想，就織成了一幅廣大自由祖國的遠景，那是我們時時嚮往的。我們三個人的家庭狀況，都可以到日本去讀大學。蔡遠有一個哥哥，在廈門做生意，所以我們計劃先從臺灣到日本，家裏只當我們在日本讀書，我們再從日本偷偷的去廈門。廈門話是同臺灣話一樣的，語言上可以通，我們計劃在廈門住一些時，學一點國語國文，然後再去上海或南京。

臺灣對我是沒有什麼留戀的，像我這樣一個受慣欺凌和白眼的孩子，沒有什麼比一塊陌生的地方對我更適合了，我只希望快快離開這個家和這些人，到一個新鮮的地方，沒有一個人認識我。只有一個名字，使我對這個計劃有點遲疑的，那就是娟子。那天晚上，在娟子的房裏，我告訴她全部的計劃，她先是靜靜的聽，等我講完了，微微露出責怪的語氣說：

「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呢？我從來沒有聽你提到過一個字。」

我只有表示歉作的微笑着，這是一種男孩子的心理，很難說明的，像這樣重大的一個秘密計劃，不會對任何人洩露，甚至像我和娟子這樣親近的人。我們互相注視着，不需要講什麼話，彼此都明白心裏要講些什麼。我看到她明亮的眼睛，忽然像霧似的迷糊，她轉過身去，用手帕擦着眼睛，她低着頭說：

「你去吧！像鳥一樣，你應該是飛到自由的天地裏去的。」

我撫摸着她的頭髮說：

「娟子！我這一去也許永遠不再回來的，你不覺得我不應該去嗎？你不留住我嗎？」

她微微的搖一搖頭說：

「不！我不留你，你知道我為什麼不能留你的原因的。」

我離開臺灣的前一天，娟子把她自己掛的一個金十字架，親手掛在我的頸上，我一直到現在還保存着。到祖國以後，有一個時期，我十分窮困，但我從來沒有動一動想賣這十字架的念頭。

那時中日的關係已經很惡劣，日本人派了許多臺灣的流氓，在廈門包庇烟賭，專做壞事，當地的人十分懷恨。我們沒有一個正常的人願意和我們接近，我們覺得很失望，就在廈門住了幾個月，決定到上海去再說。

第二年暑假，我考取了南京有名的××大學，張德仁和蔡遠也考取了上海的一間大學。中日戰爭爆發了，我跟着學校搬到四川，他們兩個人都留在上海，始終沒有能到內地去。戰爭使我連成的學會了生活的技能，我做家庭教師，接受學校內外的臨時工作，當中我會經休學一個學期，在一家書店裏做日文翻譯的工作。這樣，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，獨自奮鬥到大學畢業。

在讀書時，經過蔡遠和張德仁，還可以間接的得到臺灣的消息。就在我休學做事的那個學期，聽說娟子生了肺結核，以她蒼白的臉色，瘦弱的身體，我離開後可以想像到的憂鬱寡歡的生活，自然是很容易得這種病的。我伏在枕上獨自哭泣，恨不能立時飛回去，但那是不可可能的。我寫了一封信回去，要她放寬胸懷，好好的休養，只要我的環境好一點，我一定不顧任何困難，接她出來的。我連續寫了好多封信，但後來我才知道，這些信她都沒有看到。

在熱鬧的重慶街道上，有一次，我遠遠的看到一個女人，她的背影完全和娟子一樣，我雖然明知娟子不會在四川的街道出現，但我還向那個女人去的方向追去。車輛行人阻礙了我的去路，等我跑到街道的那一邊時，那個女人已經不見了。我對着她消失的方向，大聲叫着：

「娟子！娟子！」

我的聲音消失在鬧市裏，行人都奇怪的望着我，我蹣跚的走回去，感覺到心神空虛，好像十分疲倦。

經歷了一段艱苦而窮困的日子，一位大學裏的教授介紹我進土地銀行工作，銀行裏的待遇比較好一點，我又竭力節儉，一有空閒的時間，我就找一點額外的的工作。等我稍有積蓄時，一位同事勸我投資某一行生意。我對商業本來沒有什麼興趣，但爲了娟子，我要想法弄得多一點錢，我相信我能把娟子接出來的。

那時做生意是很容易賺錢的，經過幾次的週轉，我的錢也有了相等的數目了。我存了一部份錢在同事那裏，其餘的全部現款，一部份換成黃金，剩下的買了銀元，打聽了許多有關日軍佔領區的消息，我就獨自一人離開重慶，坐船向長江下流去了。

那時的湖北省境內，日本軍隊佔了武漢，沿江都佈置重兵。老河口還在國軍手裏。我在老河口住了二十幾天，打聽到有許多商人，還是兩邊來去的做生意。我和當地的黑社會打交道，找到一個專包接送客人的趙大，是一個矮矮瘦瘦的黑漢子，看樣子有三十七八歲了。他一拍胸脯說：

「不瞞你說，這條路我來來往往的跑了十幾回了，沒有出過一次毛病。」

然後他就敘述這一路的情形：

「國軍這邊是沒有問題的，我們扮做生意人，盤問幾句就放過去的。過了老河口，這三十里地叫做「三不管」，這一段我是不敢保險的。」他壓低了聲音，很神秘的說：

